

14.07

安遠縣文史資料

王

安遠縣文史資料編輯部

第一輯

國邊縣
政協

85

87/16

安远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安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月

安远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远印刷厂承印

审阅：熊寿良 谢惠吾

李兰馨 龚霖沛

主编：欧阳意 郭英

封面
设计：李启贵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65000 印数：1500

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印刷

目 录

前 言.....	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	(1)
南下见闻.....	史汉民、姜守鳌 口述 欧阳意 记录整理	(3)
罗贵波住我家.....	肖显明	(14)
童稚初遇子弟兵.....	何其发	(17)
革命遗址——尊王祠.....	党史办、《县文物志》编 写组供稿 诚民 整理	(20)
记抢修新城飞机场.....	郭振潭 口述 郭 英 记录整理	(28)
防空哨.....	何其发 供稿 安 丰 整理	(35)
龙头战斗纪实.....	郭剑山 口述 郭 英 记录整理	(40)

阳佳兵器库·····	郭火清、郭邦光、 郭文欢 口述 郭 英 记录整理	(45)
安远汽车运输的今昔概况·····	陈英华	(51)
解放前的安远新闻事业·····	唐启先、魏远达、 何柏达 执笔	(57)
难忘的流血“庆祝会”·····	何安平	(65)
解放前安远京剧概况·····	何柏达	(68)
抓丁记·····	薛修堃	(70)
钟元铉与《石湖草堂诗集》简介·····	欧阳意	(76)
封建社会民间丧葬礼仪·····	欧阳安良 口述 安 丰 记录整理	(82)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劲吹，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文艺和文史的春天。在这个春天里，《安远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破土而出，欣然问世了。这是我县政协于一九八四年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中共安远县委的领导下，在政协党组的直接领导关怀下，组织人员，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经过一年多的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安远解放后文史资料的处女作。选入册中的篇章都是作者亲见、亲闻或亲身经历的“三亲”资料。我们希望这些资料的出现，能有助于研究安远的历史，能有助于年轻一代了解安远的过去，能有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这些资料曾油印成初稿征求多方的意见，综合分析，反复研究修改，然后，正式铅印出版，力求做到去伪存真，但由于作者的经历不同，角度不同，或者观点有所不同，加之我们编者的水平有限，时间匆促，所以，可能有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之处，某些细节也可能与实际情况还有出入，甚至还有谬误。我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请那些老同志，知情人、经历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各个不同角度如实秉笔直书或直言不讳地反映历史的某个侧面，为研究历史、研究民族民俗提供素材，或供书报、档案作参考。

本书正式出版，仍敬请诸者提出批评指正意见，使资料

内容更臻于详实和准确。本书的出版已得到政协委员、知情人和党史办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帮助，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致谢。今后更祈委员们、知情者和有关部门及研究历史的同志进一步予以支持，同我们更密切合作，帮助我们考证异同，辨别真伪，使我们出版的《安远县文史资料》更好地做到“存真求实”，传之后代，惠及后代，为祖国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南下见闻

史汉民、姜宇鳌口述 欧阳意记录整理

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主力军基本上被我军消灭了。蒋介石眼看单凭军事力量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因此，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玩弄新的“和平”阴谋，妄图争取时间备战，以便卷土重来。这时，我党中央、中央军委一面部署渡江作战，另一面为了彻底揭穿敌人的和谈阴谋，遂与国民党代表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在北平进行谈判，可是到了签字日（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又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至此，战犯“求和”的骗局被彻底地揭穿了。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举行空前的大进军，百万雄师渡大江，浩浩荡荡长驱直下，江南大片大片的土地，一座座的大小城镇先后得到解放。这些新解放区迫切地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去组织政权，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并扩大战果。在这种新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就有责任组织干部力量去支援新解放区，于是我们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工作。当时，从四面八方会集了很多同志，有的是从延安来的，有的

是在党校或其他单位中来的（后来据说组织了五千多干部），组织上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将这批同志组成了丹东、淞江、吉林等好几个大队。各个大队有番号，人员一律穿军装，待遇与解放军干部一样。我们是吉林大队的，番号叫黄河，对外就叫黄河大队。这个大队有五百多人，其下分三个中队，中队下又分成若干小队。我们这个小队有三十多位同志，绝大部分是北方人民。黄河大队领导人是杨尚奎（他是赣西南区党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后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我们中队长是陈南生（当时留南昌工作，后调汕头市任市长），书记王敬民（任会昌县委书记，后调任抚州专区地委书记），我们的小队长杨爱农（当时留省任省文化局长，后因病逝世），他们率领着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从吉林市出发，坐火车经沈阳、天津，到达了徐州。那时火车停下来了，但不让我们下车，要在车厢里休息，等待抢修铁路。这时，我们有的看书，有的唱歌，有的讲笑话或下棋，各取所好，一时车厢成了俱乐部，热闹非凡，这不仅充分显示了青年人的特点，也是我们革命乐观主义的反映。

徐州古时称彭城，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点，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也交会于此，交通非常便利，形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派重兵镇守在这，日军投降以后，蒋介石的部队又盘踞于此。在他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日子里，他更把徐州看作屏障、咽喉和命脉所系，设重兵镇守此间。不待言现在他们通通完蛋，我们来了，举目一望，只见一片地白龟裂，虽

种有麦子，但是又黄又矮，麦粒寥寥无几，民房破烂，民衣烂缕，棚栏遍地，碉堡犹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民遭受日、蒋蹂躏之害甚久且深，不禁令人义愤！

途中坐了七八天的火车，到了蚌埠，休息了七天才过江（因桥被破坏，等待调南京车来，人渡江后再上火车去南京）。我们来到江边一看，这一带被我不所摧毁的龟壳碉堡（所谓）残骸历历可见，这就是顾祝同、汤恩伯一帮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金城汤池”的留影，他们正是螳臂挡车，太不自量了。

到了南京，我们住在原国民党的空军司令部。这是一幢高级军官的别墅，地板漆得红红的，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可能是伪军逃跑时将东西搬走吧？我们睡在地板上，五月的天气在我们东北来说，开始融雪下种，不算热也没有蚊子。可是这时的江南却百花盛开，稻田披上了绿油油的青装，单衣披身也不觉凉，天气热起来了，蚊子也在嗡嗡地唱歌。我们来时没有带蚊帐，到了这里，蚊子作祟，我们的手脚脸部都被这家伙咬成一个个大疙瘩，又红又痒，令人难受。大家只好啪啦啪啦地打蚊子，一晚睡不好觉，真烦死人。后来，我们从伙食费里节约了一些钱去买蚊帐。每个同志都发了一床圆顶帐子。从此，我们再也不受蚊子的袭击，能安静舒适地睡觉了。

在南京，我们住了二十多天，是在等解放上海、南昌的消息。在这二十多天的过程中，杨尚奎同志对我们作了一次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使我们了解了全国特别是江南各地进军的大好形势，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及应注意的事

项。在这期间，我们集体去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等名胜古迹，使我们开拓了眼界，增进了知识，增强了热爱与保卫祖国大好山河的信心与决心，收获是不少的。

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二十七日解放上海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这时我们就坐火车，经上海往南昌飞驰前进。从前我认为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经过打仗，城市建筑会被炮火打烂毁掉，可是一到南京、上海、杭州一看，并非所想的那样，上海市那些高大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照样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笔直的柏油街道，仍然那么宽阔洁净，那浮青滴翠的树木，仍然挺拔在人行道旁，小鸟在树上纵情歌唱，好象在迎接我们这些革命者的来临。这一切依然平静安详，看不出不久前，曾在这里发生过一场炮火连天的战斗。后来据说在解放大城市之先，特别是对上海，党中央军委有过指示，要好好保存上海，不可毁坏市容，据此精神，前委就决定想方设法把市内的敌军引到市外歼灭之。果真不错，在市郊外围把敌之主力消灭了，残存市内的一些敌军也被我军分割围困在大街小巷里，使他们失去了组织反扑的能力，只好就地被俘而告战斗结束。所以解放了上海，保存了城市，这就显示了党中央这一决策是多么的英明，是何等符合民心啊！同时也反映了我军的战斗艺术是高超的。

我们是经杭州来南昌的，到了南昌我们住在江西大旅社，住了一个多月在等待赣南的解放。在南昌时，我们小队还去了大部份同志到新建县搞借粮工作。这项工作对一个不

会写，不会算的同志来说，确是一项苦差事，但是天大的困难，却难不住共产党人，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我们借了许多粮，并把这些粮装了船，由部队护送运往南昌。当时，特务土匪还很嚣张，常在途中搞破坏，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吃亏的，由于大家警惕性高，任务虽艰巨，还是按期完成了。

八月份，我东路军解放赣南，安远得到了解放，解放安远的具体时期记不清楚了。（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西日报新华社报导所言，是在八月二十日解放安远县。另本县群众有言，是在农历七月十四日立秋——即公历八月八日下午八时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县城西门外小山上打了三颗很亮的照明弹以示部队已入城——笔者注）。赣南解放了，我们从南昌坐小火轮船随军溯赣江而上到吉安。在吉安住了几天，改步行经泰和、遂川到兴国再入赣州市。这一线沿途都是我军部队，我们走得很慢，解放军争分夺秒地前进，争取尽快地追击敌人，多歼灭敌人，早日解放全中国。他们一队队的从我们身边走过，真是长驱直下，一时分不清哪师哪团哪营哪连的队伍，只知是我们的解放军而已。后来才晓得解放赣南的是东路军，即是四野决定以第四兵团和十五兵团成为东线兵团（即东路军）由陈赓、叶剑英指挥，发起广东战役，尔后入桂，以截断敌人从海上退路的一支部队。他们从赣南经过，在八月解放赣南之后于十月十四日解放了广西。来安远的是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的二七支队（一个团的番号），后来，二七支队还留在安远进行剿匪工作。

赣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是以瑞金为中心的老苏区根据地。我们一到赣南老苏区，就感到与别地不同，另有风味。这就是沿途群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提着壶，端着碗，一碗碗的茶送到过往部队和我们的面前，亲切地唤着：“同志哥，请食茶”。别看普通的一碗茶，一句话，这是老苏区群众对红军（解放军）和革命同志所特有的深情厚意哩！我们到了赣州住了三天进行分工。我们这个中队的同志都是去会昌和安远两个县的。当时，安远在什么地方我们搞不清楚，于是我们在赣州对安远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及一位老店员，起初，他说不知道，我们说是赣南的安远县，老店员想了一会又说，信丰走过去有个濂江，濂江可能是安远，濂江是山区，土特产很多，比如香菇、草菇、烟皮、九龙茶、龙布的辣椒也是有名的。接着他又说，山区上高下低很不好走，还有土匪、打抢的事也常有的，还闹党派哩！后来才了解到濂江是安远的一条主要河流，故安远又有濂江之称谓。我们这个小队三十多人其中有二十八人去安远工作的。据说我们的工作，谁到哪里去，在南昌时就定下了，在赣州作个别调整后而作正式宣布而已。

出发来安远时，中共安远县委书记李全同志生了病，他就留在赣州医病（病好后才来安远）我们是在县人民政府县长谷舫同志的带领下才来安远的。当步行到南康县车站（汽车站）时，谷舫同志叫我们暂休，拟派人进城与南康县领导取得联系了解情况，我们刚歇脚坐下，突然有四个兵大叫一声：“我们投降！”距我们只有十多步远的地方站着并举起

了双手和枪。我一时没注意，被这突然而来的大声吓了一跳。可是谷灿同志很机警，休息坐的位置也选择得比较安全，“投降”之声一停，我们就听到谷灿同志对敌人“放下枪”的大声命令，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手枪对准了这投降者。随着谷灿同志的命令声，我们都进入了战斗戒备的状态。他四人有二条枪，听得命令，很快地把枪放在地上。于是谷灿同志又命令他们“向后转，齐步走，立定，坐下。”他们遵照命令走了十多米远的地方立定坐下来。我们立刻走到他们面前。谷灿同志问他们是那个部队的，什么职务，为什么在这里投降，他们说：“是国民党第××师，××团××营的部队，（记不清他们是国民党军的某部分了）大部队被打散了，有的在前面走了，我们没有跟上也不愿再跟部队去，今跑到这里看到你们来了才投降的。”他们也交待四人中有一个大声叫投降的是排长姓陈，（名字忘记了）还有一位班长，其余两名是士兵（他们的姓名也忘了）。谷灿同志对他们宣传了我们的俘虏政策，并问他们是回家去，还是跟我们走。他们说当兵久了，家在河北愿回家去。于是根据他们的要求，谷灿同志写了一张条子派了一位同志带着这四个投降者去南康城，将他们交给南康县政府去处理了，谷灿同志收下所缴的两支枪分给姜守盛和周树檀两位同志各背一支来安远。我们在南康东山河边还看见了一具死尸，可能是流弹打死的，还没有埋。在东站大约停留了三个钟头，进城的同志回来了，我们又上路往信丰前进！

在信丰，我们看到很多俘虏，有军官有士兵，有太太有

小孩，稀稀拉拉的队伍，有的向城里送，有的往赣州方向走，这人流把路阻塞了，使我们走路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人。还看到很多背着大刀和单响古（步枪）又穿着老乡服装的队伍，一目了然，这是游击队。我们进了城与他们联系接上头，才知道他们是刘建华同志率领的油山游击队。他们很热情招待我们，最后，还派了两位同志为我们去安远作向导。这两位同志的姓名，因时隔年久忘记了。但还记得其中一位姓高的，另一位是姓吴，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可他没有大学学生的派头，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这也许是他经过游击队里的磨炼，才培养成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队员的好风度吧！我们一行在他俩的引导下，到古陂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到了安远的版石圩。我们不算会走路，古陂到版石约九十里路，八月天，整整走了一天，家家户户点了灯，我们才到哩！这时，脚起了泡走不动了，就在圩外刘家祠门口坪中休息。这时谷轴和王志远两位同志与向导进圩找人去了。不久，向导出来叫我们进圩去休息，我们跟着向导同志进了圩，就在圩肚中间一所庙里休息。姓吴的向导指着另一位不相识的人对我们说，这位是李志强，当地人，是我过去的同学（没有说是中学或是大学时期的同学）是可靠的人。我们从李志强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来，谷轴同志叫李志强去找当地的刘鹏翥。不久，李志强带着刘鹏翥来到我们休息的地方，刘鹏翥是当地的大恶霸也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余孽之一。本来刘属败者没有资格与我们谈判，应该老老实实投城才是，可是刘很嚣张，提出要与我们谈判，我们一方面要看他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另一方面我们到这里不

够了解情况，在策略上也要稳定他，所以我们的谷楠、王志远几位同志与他接头交谈。最后，他送了一把驳壳枪给我们，要求我们今后给他一个县大队长当，当时，县长谷楠同志将他的驳壳枪收下来，王志远同志却对刘翥翥说，在这里怎么能答应把县大队长给你当呢？刘感到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心中是不高兴的。临别时，我们给了刘、李两人一些早在徽州印好了带来的宣传标语（这些标语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是1949年4月25日的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每条都有详细内容）。要他们去张贴宣传。

史汉民同志是重石区工委书记，到了版石可以直接去重石工作的，不需要到县里去，由于看到当地的反动势力这么嚣张，加上我们还不甚了解全县情况，又没有自己的部队同去，为了安全，县长谷楠等领导决定我们全体同志先到县里，以后再到各自岗位去工作为好。同志们的脚走起了泡，原拟在版石住一晚，看到版石情况不对头，刘又言及要严防重石赖世桂（地方一霸）之捣乱，于是晚饭后，立即离开版石，走了五个小时的夜路才到达县里（这是解放县城的第五天）。在县里开了会，住了二个晚上才各自去上任工作了。后来，这两位向导同志也离开安远回信丰去了。我还记得，我们这伙来安远的有二十八位同志（其中有二十四位是从东北来的），我们当时的分工是：在县委工作的计有中共安

远县委书记李全（李在县二个月左右犯了错误调走了，由曹云清同志任县委书记，曹书记在土改结束后离县，由谷蚰同志接任县委书记这是后话），县委组织部长是王志远（他是四川人，系长征老干部，在南昌分工时同来安远的），秘书赵毓臣，干事罗少忠、李素玉（王志远之妻）、任光友（后为公安局秘书股长，不久调任陌委书记），警卫员王福超和宋华林（宋是从赣州军分区警卫连分来的），在县人民政府工作的有县长谷蚰，秘书韩国盛，治安科长王锡宝，干事姜守盛、周树敏，不久，成立了公安局，局长于鹏飞（河北人，大专生，是南昌分工来的），民政科长李田（后任法院院长），粮食局长张宏甫，财政科负责人蔡德润，税务局局长关凯，教育科负责人王辉（谷蚰之妻），干事杨式勋（后改名杨苏），县大队长孙乃芳（原是二七支队的一位连长，派来任县人民武装大队长），警卫员张学善（后任版石派出所所长）张离职后由曲德山接任警卫员（曲是赣州军分区警卫连分派来的），在基层区工委工作的有：城关区区工委书记孙忠贤（后改名少枫），付区长吕清文；镇岗区区工委书记李树文、区长孟耀庭；龙布区区工委书记高连升，付区长郝永福；重石区区工委书记史汉民，区长单荣超，干事王玉芝（单之妻）。上述四个区的人事分工早在南昌时已定下来的。来到安远后，根据情况，为了便于工作，不久，由县领导工作会议上研究决定增设了车头区，区工委书记孟耀庭，区长赵毓臣。孟离镇岗区区长之职后由杨式勋接任。

当时，重石区的地方土匪较多，反动势力较大，情况较